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十二則 陳齋長論地談天

天下事不論大小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即如豆棚上生了幾個豆莢，或早或晚，彩些自吃；或多或少，賣些與人。不費工本，不佔地方，鄉莊人家其實便利，也是小小意思。只因向來沒人種他，不曉得搭起棚來可以避暑乘涼，可以聚人閑話。自從此地有了這個豆棚，說了許多故事，聽見的四下揚出名去，到了下午挨擠得人多，也就不減如庵觀寺院擺圓場掇桌兒說書的相似。昨日老者說到沒頭人還會織席、死的人還會殺人，聽見的越發稱道『奇怪之極』。回去睡在牀上，也還夢見許多敗陣傷亡、張牙舞爪、弄棒拖槍追趕前來，沒處躲閃。醒來雖則心裡十分驚恐，那聽說話的念頭卻又比往日更要緊些。此是豆棚下的人情，大率如此。不料這個說書的名頭，看看傳得遠了，忽然傳到城中一個人耳朵裡，聽見城外有人在那裡說故事，即便穿了一件道袍，戴上一頂方巾，遠遠走出城來，挨村問信。

彼時從人頭上聽得不真，竟不提豆棚的話，卻誤說了一個『竇朋友』在村中講書，特來請教。東邊西邊挨村問過，那裡有人曉得？將次問到那村中前後，有一人笑道：『先生差矣！』

此地並沒有姓「竇」的朋友會得講書，只有這邊村裡，偶然搭個豆棚，聚些空閑朋友在那裡談今說古。都是鄉學究的見聞。

何足以瀆高賢清聽！」那人卻也笑將起來，道：『我委實誤矣！』

即便走到這邊村裡去，果然看見豆棚下有許多人坐著，他也便捱身進去。坐內一個人看見這人捱進棚來，隨即起身扯著一人附耳低言道：『此老乃城中住的一位齋長，姓陳名剛，字無欲，別號叫做陳無鬼。為人性氣剛方，議論偏拗。年紀五十餘歲，胸中無書不讀。聽他翻覆議論天地間道理，口如懸河一般，滔滔不竭，通國之人辯駁不過。不知那個勾引他到這鄉村裡來的？』

道言未了，那齋長也就對面拱了一拱，開口道：『聞得這裡有一位大學問的朋友講論古往今來的道理，小弟不遠數十里特來求教！』眾人俱是面面相覷，不知甚麼來歷，只有昨日說書的老者道：『小弟輩偶然乘著風涼說些閑話，都是耳目前的見聞、道路間的事實，不通經書，不入理路，就像念那「勸世文」一般的。幸而今日天氣還早，諸友尚未來齊，萬一小弟不知先生到來，在此放肆胡說，只怕污了先生之耳，連清晨的早飯也要噴出來哩！』陳齋長道：『老仁翁言之太謙。小弟此來也不是好事，只因近來儒道式微，理學日晦，思想起來，此身既不能闡揚堯、舜、文、武之道於朝廷，又不能承接周、程、張、朱之脈於吾黨，任天下邪教橫行，人心顛倒，將千古真儒的派，便淹沒無聞矣。』老者道：『今日幸荷先生降臨，亦生平難逢之會。先生如不棄老朽，請登上席，賜教一二，大開眾人茅塞，在先生具有救世婆心，想斷無所吝教！』齋長聽老者這番說話，卻似挑動疥癩瘡窠一般，連聲道：『予豈好辯哉？亦不得已也。』

對眾人將手一拱，竟到中央椅上坐了，道：『老仁翁要我從那裡說起？』眾人道：『從未有天地以來說起，何如？』齋長道：『未有天地以前，太空無窮之中渾然一氣，乃為無極；無極之虛氣，即為太極之理氣；太極之理氣，即為天地之根。天地根既化生人物，始初皆屬化生；一生之後，化生老少，形生者多。譬如草中生蟲，人身上生蟲，皆是化生。若無身上的汗氣、木中朽氣，那裡得這根？可見太極的理氣就是天地的根。』

或說來未必明白，取一張紙來畫一圖你們去看。』那時就有這些好事的後生取筆的去取筆，借硯的去借硯，擺列得在桌上。

那齋長取過一張紙來，畫出一圖與眾人觀看：眾人道：『太極理氣怎麼就有陰陽、日月、星辰？』齋長道：『陽之精為日，陰之精為月。星辰浮運於天，俱以象顯。陰氣聚會於中為地，五行萬物承載於地，俱以形顯。譬如人鼻中氣息，出者發揚而溫，屬陽；入者收斂而寒，屬陰。陰凝聚於中，而水泥變化，五行皆備。陽浮動包羅於外，運旋上下，形如雞蛋。地乃雞黃，浮奠於中而不動。天如雞青，運動於外而不已。天行常健，自無一息之停。隨氣運動，自成春、夏、秋、冬、風、雲、雷、雨，人物之化化生生，而世界乃全矣。天地靈秀之氣充溢滿足，自生聖人，以助造化所未備。故聖人與天地併稱者正謂此也。說來未必明白，再畫一圖你們細看。』隨又畫出一個圖來：眾人道：『天體輕清，那玉皇大帝在於何處？地體重濁，那閻王鬼獄又在何處？』齋長道：『天體輕清，時時運行，豈容一物？物既不容，安能容神道居之？畫在上者，夜必隨時序而漸轉於下；夜在下者，晝必隨時序而漸轉於上。若有玉皇等神果在天宮，必因時刻運轉。難道神道也隨著倒轉來不成？』

地體極厚，下皆水泥土石，重重積聚。若有閻王鬼獄，難道住在水泥土石之中不成？』眾人道：『聖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。

天地在，聖人亦該在。如何羲皇、堯、舜、孔子也就隨世而沒？』

齋長道：『未生聖人之時，此理此氣在天地。既生聖人之後，此理此氣即在聖人。雖聖人壽老而終，那道德教化垂範萬世，與天地同其悠久，可見聖人之身雖沒，那理道依舊還之天地。』

天地常在，即聖人亦常在也。』眾人道：『孔子是個聖人，也還去請教那太上老君，想也是個怕死的緣故。』齋長道：『老子乃是個貪生的小人，其所立之論尚虛、尚無、尚柔。觀其訓弟子曰：「觀吾舌，舌在，非以其柔耶？觀吾齒，齒亡，非以其剛耶？」天地生物，宜剛自剛，宜柔自柔。如使人口中牙齒皆象那舌根柔軟，連飯也不能吃了，何以生長於世？又如金有五色，有黃金，有白銀，有黑鐵，有銅錫。若說金銀性柔而貴，金銀不過打造首飾、器皿、玩物等類。在剛鐵，用於耕，則有粒食養命之功；用於廚，則有烹庖斷割之功；用於兵，則有安民御盜之功。其他難以盡述，總之為其剛而可用也。人之貪色者，必以柔而眷戀；貪財者，必以柔而彌縫；小人之徒，必以柔而趨利避害。假如女人性剛，誰敢調戲得他？火性至烈，誰敢玩弄得他？義經、易理尊重「剛」字，老子說個「柔」字，則已違悖聖經天道矣。且人生不過百年，老子貪生於百歲之外。』

又欲陽神不滅，以造化之氣。故其尚虛無者實欲貪其有也，尚柔者實欲勝其剛也。與天地正理不大相悖乎？』考得老子生於週末，即今河南府靈寶縣地方。其父名廣，乃鄉野貧人，幼與富家傭工，年過七十尚未有妻。其母亦鄉之愚婦，年過四十尚未有夫。偶在山中苟合，得了天地靈氣，懷胎八十個月。主人惡其胎久，不容于家，不得已走於曠野大李樹下，生下一白髮白眉之子。其母亦不知廣為何姓，遂指樹為姓；見其耳大，遂名李耳。世人見其發白，呼為老子。及長而為週天子看藏書，做個卑官，所以多知古事、古禮，故孔子有問禮問官之舉。

及後來年老，見周室將亂，遂騎青牛西入函谷關，遇關尹名喜者師之，作《道德經》五千言於秦川鈿陽縣。遂卒於此，其墓在焉。此老之始終也。生前不能救周室之亂，又不建一毫功業於世，死後返為天上三清，豈有是哉！」眾人道：『佛子西來之教如何？』齋長道：『佛亦貪壽之小人。其說尚空，一切人道世事皆棄而不理，並欲絕滅其念慮，使心常空空無我。』

有耳目滅其視聽，使耳目常空。有口、體、手、足、陰陽之形，必盡制之不動，使百體常空。務要精、氣、神三者完足，會而為一，性靈不滅，常存於世。此以貪生貪有之心由真空而成其真實也。盜天地之精華，不肯還之天地，是天地間之大賊也，豈得謂之真空？考得佛未生之時，其母夢一大白象來夢中投生，自此懷胎。日日漸大，腹不能容，及生時裂其母腹，死而後生。

此天生怪異之人，將亂宇宙，故先殺其母耳。世間惡物如梟鳥，如蠍子，如毒蛇，其生也，母必先死而後出。佛之生也，豈與惡類之相同乎？因其初生而先傷其母，世人乃設齋打醮，百方為母祈福，是佛之不保己母者反能保他人之母乎？又考得佛在西域為梵王國主，有美妻、美妾，稱為菩薩。金帛財寶極多，國雖殷富而地方狹小，氣勢甚弱。四鄰之國皆強橫暴虐，常常被他侵凌，佛國兵馬微小，不能抵敵，遂棄國而逃。沒奈何倡一修行好善之說，又立出許多四生六道、報應輪迴的榜樣，以愚弄四鄰。他的意思不過說道：「你等今世殺我人民，搶我財物，後世必轉變犬馬填還我的。」是以十二年間，四鄰果被愚惑，佛復歸國與妻子完聚。其國仍舊富強起來，子子孫孫方得保全。佛本以智術說個真空，反得了許多實利。他原不以術化我中國，只因中國聖人之教化不行，人的欲心勝了則惑心益勝，不敢向堯、舜、周公、孔子闡明道義，惟向佛子祈求福澤。聖人教人無欲，教人遠鬼神，以盡人道

之常。佛子惟知有己，把天下國家置之度外，以為苦海，而全不思議。自以為真空，而其實一些不能空，一味誘人貪欲，誘人妄求，違誤人道之正。

總此求空之一念也。』眾人道：『四大皆空，陽神不滅，佛老之論，總無沾滯。不過存此真性，可以長生永命，亦天人之正理也。先生言之，何其僻歟？』齋長道：『老子貪生，壽過百歲，而又欲陽神不滅；佛子貪生，止活六十三歲，而乃要真性常存。世上人，壽數皆有定期，而佛老獨要長生；舉世死皆滅亡，而佛老獨要長存。此身之外，又說一個陽神之靈，又有一個真性之靈。故佛氏一身而有三像，老氏一身而分三清。分明地上一株柳樹，變一個柳精出來，洞裡一個狐狸，又變一個狐精出來。一個佛老，又能分身出世，豈不與樹木禽獸之成精作怪的有何分別？不惟如此，我還把佛老邪說、向來世人受其大惑、大亂，皆屬迷而不悟，我今歷歷指出，約有十件，你們細心領會著：一件，佛經舍利子之說。以此身為房舍，性靈常存，世世輪迴。吃母之乳，如江水無窮，遂以父母為房舍，特借其房舍轉生。此則輕視親身，比之土木，啟天下萬世以不孝之罪。

其滅天性一體之大惑，一可恨也。一件，佛經視此身為房舍，而不知愛惜。故求福利者，今生如不遂意，欲來生受用，乃因朝山進香捨身，投之千丈崖下，跌碎骨體。尤如蕩子與娼妓，淫男與狂童，情濃愛厚，一時不能割捨，遂同自縊投河者，往往有之。蓋謂今生不常相守，欲祈來生做夫妻也。此則信了轉身之謬，一旦輕棄此身。其妄自殺身之大惑，二可恨也。一件，世人視此身為房舍，而不知珍重，故信神奉佛的婦女被僧道奸徒欺哄，以為此身一客房耳，極不要緊。女體多與男相交，通龍脈，會佛根，今生陰形，來生必轉為男身。往往富室良家婦女，每被姦淫，甘喪廉恥而隱昧終身。此其淫亂閨門之大惑，三可恨也。一件，世人迷於前生報應之說，故強盜凶徒執刀奪人財物，曰：「你前世少我債負，我今來討！」或恃勢逼人之奸，或巧言誘人之淫，曰：「我與你原有宿緣，今世所以遇我。」其他種種惡積，皆可以藉口前生為解。又有那好學仙人煉丹養性，每被方士將銀盜去。此其陰助奸盜之大惑，四可恨也。一件，世人迷惑佛經，信其懺悔罪過。故奉佛者白晝百方為惡，無所不至，及夜間焚香誦經，祈免罪獲福；日日作惡，夜夜懺悔。

甚者有一盜入午門樓上，及內官拿住，把他衣服剝開搜看，渾身皆是佛經。蓋彼酷信佛經免禍超脫，故穿在身上以作盜耳。

此陷害世情之大惑，五可恨也。一件，世人迷惑於奉佛敬道，朝山進香。每月苦力攢錢積米，而父母凍餓，衣食不足，全不在心。又家家設立神龕供奉佛仙外神，而祖宗先代反無祠堂。

此其滅親背祖之大惑，六可恨也。一件，世人惑於清淨苦空之說，以為修仙學佛者必無妻子家產而後可，不知人乃血氣骨肉以成此身，豈是土木水石，豈無陰陽配合之欲？彼佛老雖倡清空之論，亦何曾無妻妾子孫財產？彼乃虛說這個範圍，天下後世之人反實實遵行著他，終久戒守不定，仍舊那情慾妄動，無所不為：奸拐徒弟，哄誘良婦，甘心為禽獸而不恤。此敗壞廉恥之大惑，七可恨也。一件，佛老倡欺世異說，使後世人迷於求福，不修人事。故前有賊兵圍了京都，君臣猶穿了戎馬之服，聽講老子、聽講佛法者不可勝數。不止於梁武帝餓死臺城，宋徽宗被擄沙漠，唐玄宗播遷蜀道。此其欺君誣國之大惑，八可恨也。一件，假佛老神術仙方，燒香聚眾。始令人照水盆，看見自己乃一貧病乞兒，後將家財罄捨；照見盆內男則王侯將相，女則皇后嬪妃冠裳玉之狀。久之起兵造反，屠城陷陣。如漢時張陵、張角；元時韓林兒、徐增壽；及明時唐賽兒、趙古元、徐鴻儒等類，流毒天下，傷命數萬。

雖綁在法場，那師師弟弟猶說「我等往西天去」，至死不悟。此其陷世斬殺之大惑，九可恨也。一件，士農工商各修職業，無非接濟衣食居室之利，盡倫理教化之常，缺一不可。彼佛老倡修謬說，僧道姑尼四等，男女游手遊食，騙錢安享，做那淫逸不道之事。

上逆天倫，下廢人事，消磨世間財物，與豬羊魚鱉相同。

如達摩西來在嵩山面壁九年，安享世間衣食，以自修證。使天下人人皆面壁九年，則職業盡廢，誰人肯去耕織？衣食無所從出，則舉世之人皆凍餓死矣，豈是天地造化之正！況其修廟宇、貼金像、醮祭齋會，費財無窮。此其廢業蠹財之大惑，十可恨也。我乃聊舉十件，他類尤多，不可勝述。自此可以相推，彼佛老仙神果可以勸化愚俗，我亦何苦舉此十件，說他許多違悖正經道理？但我自有生以來凡所聞見，皆其惑世誣民、蠹財亂倫之事，深可厭惡！諸君果能體察此情，則知我不得已之心，甚於孟子繼堯、舜、周、孔，以解豁三千年之惑矣！」眾人道：『如先生之說，佛老俱不足取，則天堂、地獄、鬼神一道亦滅絕矣。』齋長道：『世俗之人醉生夢死，於神鬼之說沈溺而不可解，總起於貪利邀福之心，成其迷惑。佛老乘其迷惑之見，假捏天堂、地獄、水府等神，及鬼怪人妖、長生錫福等事，騙人之財，惑人之心，亂人之倫，欲與堯、舜、周公、孔子之教爭立於世。說天上有玉皇仙官，如封神降雨，賞善罰惡，皆奉玉皇敕旨後行。《玉皇經》雲，西方有淨德國王，四十無子，寶月皇后與君同祈於三清老君。老君送一子，生即玉皇。《玄武經》雲，西方有淨善國，國君無子，祈於老君。老君送一子，即玄武祖師。《佛經》雲，西方有淨善國，生太子名佛，娶妻耶陀氏，生子摩睺羅。後出家十二年，得道成佛。如此看來，釋氏之始，實生在周家七百年之後。古即是今，今即是古。今時之所無，豈古時之所有？如今查考西方皆腥臊羶臭之夷人，何得以「淨」字名之？今時所見並無三頭六臂、四眼八手之人，何得信其為天神神將？亦並無二百三百歲之人，何得信其為長生不老乎？』眾人道：『玉皇即上帝也。書上說，武丁夢上帝賜傳說，孟子說齋戒沐浴可祀上帝，明明的是有上帝矣。』齋長道：『唐虞之世，已惑於鬼神之說，就傳得有上帝之象。武丁好賢，極其誠篤，夢中見一個傳說的形貌，未曾知其名姓，遂畫形像訪而求之。如世上人不曾見生龍活鳳，夢寐中卻常見之，亦畫像中見過，故能形於夢寐。若說真有上帝，冕旒冠裳模樣，那黃帝方製衣裳，可見上帝乃在黃帝後所生，黃帝前卻不曾有上帝矣。

若說黃帝前就有的，難道始初赤著身體、到黃帝時重複冠裳乎？所謂帝者，天地萬物之主宰也，故名之為帝。曰上帝者，自統體一太極者言也。太極即上帝，有何形象可見？可以祀上帝者，即此心清淨可以對上天也。』眾人道：『地獄閻羅掌管生死，生時有鬼送他來，死時有鬼勾他去，受罪有鬼拷打他。

人之為善，轉生富貴；物之為善，亦能轉生為人；人之為惡，轉為禽獸；物之為惡，滅其性靈。其說果否？』齋長道：『此戒訓愚俗之人則可，其實道理不然。彼男女交媾，父精母血聚而成胎，母腹中本自生生。若待有了胎，然後鬼魂來投，不知從孕婦口中投的、還從孕婦腰間投的？向來肚中血塊岌岌而動者，又是何物？人有此身，必形與氣相合，而後知疼痛。今有半身不遂癱瘓之夫，火攻針刺尚不知痛，若人死後形氣相離，都化為飛塵、蕩為冷風矣，有何軀殼形質可以加其刀山、劍樹、油鍋、確磨之刑？即使說黑罡風把惡人的既散之魂，依舊吹合攏來再受罪起，那陰司鬼判也沒這樣細細工夫。』眾人道：『閻王鬼判注人生時即注死期，一切妻子、富貴、窮通等項皆注在簿上，不容改移。這卻有的麼？』齋長道：『《玄武傳》上說妖魔吃人無數，玄武收之，人間方除得害。若果然吃人無數，則閻王處不曾注定人應死之數矣。若說注定妖魔該吃，此報應正當之法，玄武出力救之，反不是注定生死之說矣。又說八百歲的彭祖曾娶過妻七十二人。

第七十二之妻將死之時問彭祖：「何故享壽太多，想不在閻王簿上麼？」彭祖曰：「我的姓名判官做了紙捻兒釘在簿上。」妻見閻王，閻王問道：「彭祖何妻之多？」妻對云：「他姓名做紙捻了。」閻王拆簿看之，方勾取彭祖而去。這樣看來，彭祖之妻也罔亂亂生的，閻王不曾注定。彭祖一生衣食窮通，不曾注定，別人的偏註定不成？況孔、孟時世無紙書，俱以竹簡、木板為之，此地獄尚在水泥土石之下，那得有個簿籍藏這個紙捻？此說大荒唐矣！」眾人道：『城隍土地之神乃是處處有的，難道也有甚麼別說？』齋長道：『唐、虞之際尚無城池，夏、商以後方建城池以御盜賊。後人遂立城隍廟，祀城隍、土地，總稱地祇，是人與萬物之母也。分之在田土，謂其功生五穀，祀之為社神；在鄉村街市，謂其功能奠安，祀之為土地之神；在一家宅院，謂其功能承載，祀之為中霽之神；在一方山陵，謂其功出百貨，把之為山嶽之神；在城牆池濠，謂其有御盜捍患之功，故祀之為城隍之神，皆此一土耳。在人心，無非飲水思源、感恩報德之意，豈可以前殿塑男，後殿塑女，在家又塑一老頭子之像？分明以人身之小形像輒敢誣在天地自然之正神也！此說更又荒唐矣。』眾人道：『城隍土地往往顯靈，實實有個人像活現出來，怎麼總說一個沒字？』齋長道：『顯靈者又有一種道理：世間忠義英雄烈士，或抱冤枉屈死，或無子早年猛死，其英靈之氣不散，多依神廟顯應。如元時殺了

文天祥，明時殺了於忠肅，謂其為今之都城隍。天地間生為正人，死為正氣，正氣之靈為河嶽山川城隍等神，自然而然，不消敕封，不由人捏，皆造化正理之妙運耳。其實山川土地本自個神靈，不可專指某人為某神也。」眾人道：『正人固是以氣為主，天地間盡有妖人異事顯將出來。我數年在中州，看見柳樹上生一二寸人形；江西地上、天上落下黑米；徐州天上落下人頭細豆，眼、目、口、鼻俱完全的。世間異事妖物信有之矣。』齋長道：『孔子不語「怪力亂神」，也曉得世間非常之變，間或有之，乃是災禍徵兆。聖人只道其常，不肯信此怪事，以啟人迷惑之端。若佛老專專以此嚇人，所以為邪道耳。如世界將變，或萬物將死於兵荒，故五行皆成妖怪，不獨柳樹、石塊、狐狸、猴子已也。在人只有正身修德以消化之耳。』眾人道：『妖術怪事，不是神仙也造作不出。明朝成化年間，河南偃師縣一個百姓名叫朱天寶死了，埋後三日，其妻三翠兒拿了些葷素酒食往去祭祀，走過高嶺，遇見一塊大石，高有二丈，翠兒剛到石邊，忽然一聲響亮，山石崩倒，露出石匣一個。翠兒上前看時，石匣開著一縫，露出寶劍一口、妖書一本。翠兒悄悄持回，誦習數日，便知人家未來之事。鄉人稱為奇異，奉為佛母拜從的，不及一年，約有萬人。他有法術，田中苗葉吹氣變為刀槍，板凳變成虎豹，布圍變成城池。一日反亂起來，官兵剿捕，兩下殺傷甚多，方得拿獲。翠兒監禁在獄，不出三日，枷鎖繚肘俱在，翠兒不知去向。此等法術不是仙人具此神通，也不能有此靈異。』齋長道：『妖人亦神仙之類，盜天地一種化工之巧，為此妖術，藏在山間。世運將變，人民應該遭劫，一旦付之妖人，助以為亂，彼時殺死、餓死、屈死的不可勝數。雖天地氣數所致，萬民生靈所遭，然自神仙作之，其逆天之罪難逃。信乎神仙非惟無益於世，而實有損於世者也。』眾人道：『金主渡揚子江，水不及馬腹，元太子北逃，至大河無船，空中獻一金橋渡河而去，非怪事乎？』齋長道：『天地造化之氣，不足者助之，有餘者損之。夏、商以前，人生極少，故天運多生聖賢，以生養萬民。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後，人生極多，則暴惡亦多，良善極少。天道惡惡人之多，故生好殺之人，彼爭此戰。』

如生白起，坑趙卒四十萬人；柳盜賊橫行天下，壽終於家；助金主返江以亂中原，賜元太子金橋以存其後。原非天道無知，乃損其有餘故也。即如天意欲復漢業，故光武有冰堅可渡之異。

天道窮則變通，怪異之事亦或有之，不可一概拘拘論也。」眾人道：『先生之言俱是窮源探本之論，大醒群迷。我輩聞所未聞，開盡從來茅塞。但佛老之教盈滿天地、浸灌人心久矣，先生一人獨持其說，排以斥之，《佛骨表》、《無鬼論》不足奇也。』

竊恐外道之羽翼居多，先生之脣舌有限，先生未必能為世人福，而世人實能為先生禍也！」齋長覺得眾人之論牢不可破，乃云：『日將暮矣，餘將返駕入城。』老者送過溪橋，回來對著豆棚主人道：『閑話之興，老夫始之。今四遠風聞，聚集日眾。方今官府禁約甚嚴，又且人心叵測，若盡如陳齋長之論，萬一外人不知，只說老夫在此搖唇鼓舌，倡發異端曲學，惑亂人心，則此一豆棚未免為將來釀禍之藪矣。今時當秋杪，霜氣逼人，豆梗亦將槁也。』眾人道：『老伯慮得深遠，極為持重。』不覺膀子靠去，柱腳一鬆，連棚帶柱一齊倒下。大家笑了一陣，主人折去竹木竿子，抱蔓而歸。眾人道：『可恨這老齋長執此迂腐之論，把世界上佛老鬼神之說掃得精光。我們搭豆棚，說閑話，要勸人吃齋念佛之興一些也沒了。』老者道：『天下事被此老迂僻之論敗壞者多矣，不獨此一豆棚也。』

總評滔滔萬言，舉混沌滄桑、物情道理，自大入細，由粗及精，剖析無遺。雖起仲尼、老聃、釋迦三祖同堂而談，當亦少此貫串博綜也。且漢疏宋注止可對理學名儒，不能如此清辨空行，足使庸人野老沁心入耳。不寧惟是，即村婦頑童從旁聽之，亦有點頭會意處，真可聚石而說法矣。篇中關佛老數條，是極力拒駁行放淫辭，一片苦心大力。艾衲所云『知我不得已之心，甚於孟子繼堯、舜、周、孔以解豁三千年之惑』，豈不信哉！著書立言，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，亦在乎後學之善讀。

如不善讀，則王君介甫，以經術禍天下，所必然矣。

即小說一則，奇如《水滸記》，而不善讀之，乃誤豪俠而為盜趣。如《西門傳》，而不善讀之，乃誤風流而為淫。其間警戒世人處，或在反面，或在夾縫，或極快極艷，而慘傷寥落寓乎其中，世人一時不解也。此雖作者深意，俟人善讀，而吾以為不如明白簡易，隨讀隨解，棒喝悟道，止在片時，殊有關乎世道也。艾衲道人胸藏萬卷，口若懸河，下筆不休，拈義即透。凡詩集傳奇，劖劖而膾炙天下者，亦無數矣。邇當盛夏，謀所以銷之者，於是《豆棚閑話》不數日而成。爍石流金，人人兩汗，道人獨北窗高枕，揮筆構思。憶一聞，出一見，縱橫創闢，議論生風，獲心而肌膚俱涼，解頤而蘊隆不慮。凡讀乏者，無論其善與不善也，目之有以得乎目，耳之有以得乎耳。

無一邪詞，無一詭說。凡經傳子史所闡發之未明者，覽此而或有所觸焉；凡父母師友所教之未諭者，聽此而或有所恍悟焉，則人人善讀之矣。則成十二先示人間。續有嘉言，此筆伊始。